

看相的故事

● 王澤遠

顧維鈞婚姻傳奇

民國初年的美男子

中國近代傑出的外交家顧維鈞（一八八九—一九八五）為曠世奇才，功業彪炳，畢生顯達，膺任許多要職，最後以中華民國籍國際法庭法官職位，駐荷蘭海牙多年，退休後長住美國紐約，以九十七歲高齡辭世，可謂福祿壽俱全。

顧維鈞美丰姿，溫文俊雅，學識淵博，反應敏捷，口才便捷，折衝於國際坫壇，確是適才適所，而他所以能成就非凡，也是因爲坐對了位置之故。

顧維鈞字少川，洋名Wellington Ku，江蘇嘉定人，美國哥倫比亞大學國際法學博士，哥大羅林斯古學院古典文學博士，一九四八年（民國卅七年）獲美國亞歷山大漢彌頓獎。

顧維鈞歷任政府要職，民國元年至十五年曾任大總統英文秘書、內閣秘書、外務部顧問、外國要求賠償事務處理委員會主任委員、共和憲法起草委員會委員。

民國四年出任中國駐墨西哥特命全權公使；民國四至九年為中國駐美特命全權公使；民國七至八年為中國出席巴黎和會全權代表；八至九年出席巴黎和會代表團團長；卅五年為中國駐英特命全權公使；民國十一年為出席華盛頓裁軍會議全權代表；十一年任中國政府財政委員會主任委員；十三年代理國務總理；十五年改任財政總長兼關稅委員會主任委員；十五至十六年任國務總理兼外交總長；十七年起為海牙常設仲裁法院法官並為國聯滿洲問題調查委員會鑑定官；廿一至廿五年任中國駐法國特命全權公使；廿一年至廿三年為出席國聯理事會代表；廿二年出席世界貨幣與經濟會議代表、出席裁軍會議代表及代表團團長；廿二、廿五、廿七年為中國出席國聯大會首席代表；廿五至卅年任中國駐法特命全權大使；廿六年為出席關於遠東問題之布魯塞爾會議首席代表；卅至卅五年任中國駐英特命全權大使；卅三年為出席戰罪委員會代表、出席頓巴敦橡園會議首席代表；卅

四年為中國出席舊金山會議代理代表團團長，起草聯合國憲章，並首先在該憲章簽署；卅五年為出席聯合國第一屆大會及第二屆大會第二部分會議代表團團長；卅五年為出席聯合國糧農組織會議代表團團長；卅九年為出席聯合國善後救濟總署會議代表團團長；四十五至四十六年任總統府資政；四十六至五十六年任海牙國際法庭法官，並於五十三至五十六年間擔任副院長。作爲留美學生，顧維鈞首先受知於北洋政府的外交總長唐紹儀。民國元年，唐紹儀以大總統袁世凱專使的身份訪美，顧維鈞當時任中國留美同學會會長及哥倫比亞大學校刊「觀察者」（The Spectator）主編，蒙專使召見。專使問顧維鈞：「臺甫如何稱呼？」顧答：「維鈞無號。」專使說：「成年人豈可無號。」顧說：「請專使賜一個號。」專使不假思索，即將自己的號「少川」二字相贈。顧維鈞欣然接受，從此即以少川爲號。顧維鈞儀表出衆，當年與梅蘭芳、汪精

中衛並稱中國三大美男子，加之學識淵博，故在外在脂粉陣中無往不利。

巧遇貴人看相靈驗

顧維鈞婚姻傳奇

顧維鈞並非出自名門後代，他的父親顧晴川，乃一介布衣寒士。爲了生活計，在光緒末年由家鄉嘉定來到上海，當上上海道尹袁觀瀾的師爺，收入微薄，家境清寒。隨父親來上海那年顧維鈞只有十二歲，已經長得眉清目秀，他到上海不久，就考上了南市育才中學。當時同在袁觀瀾幕府作師爺的還有張衡山；他的學問和文才都不及顧晴川，但他會看相。幾乎道尹衙門中的大小官員，都讓他曾看過，據說還十分靈驗。那時道尹袁觀瀾的兒子袁履登和顧維鈞同在育才中學讀書，兩人相處很友好，課後二人常在一起玩耍。張衡山注意到兩個孩子的貌相，他私自對顧晴川說：這兩個孩子從相貌來看，都非等閒之輩，惟袁履登不正，將來恐難有善終（後來果然淪爲漢奸），顧維鈞將會一帆風順，富貴雙全。張衡山很喜歡這兩個孩子，常常買點心給他們吃，喜歡道尹的孩子袁履登是爲了敷衍道尹，他真正喜歡的是顧維鈞。原來張衡山有女侍字閨中，其女的年齡與顧維鈞相當。張很想將顧維鈞收爲女婿，就託人做媒。從當時兩家的境遇看，張家比顧家好得多，而張衡山又是袁道尹的姨表兄，屬於官宦人家，顧晴川自然覺得這門親事已經高攀了，哪有不樂意之理！顧維鈞那時

年紀還小，當然不會有意見，這樁婚姻就由雙方家長說定了。顧維鈞由育才中學畢業後，已無力升學，顧晴川打算讓兒子學習商業，並且已經和一家錢莊講好了。張衡山知道

此事後大加反對，他認爲顧維鈞是可造就之才，由他資助進入上海聖約翰書院學英文。這是一所貴族學校，花費極大，但張衡山仍不惜工本培養他這個未來的女婿。顧維鈞聖約翰書院畢業後，張又賣掉一部分祖產，供他赴美國紐約的哥倫比亞大學留學。

顧維鈞到美後靠岳丈的提攜，勤奮學習，再加上他天資聰明，在校成績名列前茅。畢業後回國，正趕上初建民國，留學生在國內極爲吃香，顧維鈞一到上海就去拜見恩人兼岳父大人張衡山。張衡山一見未來女婿出道得如此英俊大方，十分高興，便設家宴招待。席間，顧維鈞竟提出要見未婚妻的請求，那時風氣雖然初開，但大家閨秀還是不能拋頭露面。雖然父親已經答應見面，但女兒仍是羞羞答答躲在房內，就是不肯出來。顧維鈞大失所望，頓時興趣索然，悶悶地喝了兩杯酒，就告辭了。他當時想見未婚妻的心

情完全可以理解，至少他要看看未來的妻子是個什麼模樣，身段如何？是否也是三寸金蓮，她能不能配上他這個洋博士。

玫瑰小姐情有獨鍾

既然見不到，也無法強求，不久由岳父張衡山介紹，便到北京去見唐紹儀。

既然見不到，也無法強求，不久由岳父張衡山介紹，便到北京去見唐紹儀。

當時唐紹儀任外交總長，顧維鈞以留美博士的資格，在唐手下當一名外交部的三等秘書。他如此少年英俊，每當他出入達官貴

人的各種場所時，都會引起人們的注意。在一次偶然的機會中，他認識了唐紹儀的女兒唐玫瑰小姐。唐玫瑰雖然沒有出過國，她對國外嚮往已久，所以她平日發下宿願，非留學生不交，至於留東洋，還是留西洋那倒無所謂。當時出現在她面前的顧維鈞，簡直是潘安再世，立刻打動了她的芳心。此後，二

人儻影雙雙，片刻不離。有了這層關係，顧維鈞的官階直線上升，還不到兩年，顧的官職已升到外交部情報司長了。

遠在上海的張衡山得知女婿升官的消息萬分高興，自以爲多虧他會看相，也多虧他當年不惜變賣祖產肯拿出重金來專心培養這個乘龍快婿，如今開花結果了。於是函請顧維鈞回上海舉行婚禮，顧維鈞卻置之不理。後來張衡山託北京朋友打聽顧維鈞與唐小姐熱戀的實情，把他氣壞了，立即寫了一封信給唐紹儀，述說顧維鈞的不仁不義，請唐紹儀將顧維鈞送回上海，唐紹儀看信勃然大怒，立刻將顧維鈞找來，當面重重地訓斥一頓。並命令他立刻返回上海，顧維鈞雖然不願意離開北京，但他受不了唐紹儀的訓斥，也無法逃避良心的責備和親友的勸導，在萬分無奈下，只好收拾行李，準備返回上海。這事情當然瞞不了唐家千金唐玫瑰，她知

道後，馬上哭哭啼啼地跑到父親面前說道：

「孩兒若不能和維鈞結婚，一定削髮爲尼！」她強求父親出面干預。當時，唐紹儀已當上國務總理，爲了自己的仕途名聲，總覺得不該憑著自己的權勢，去強奪人家親自培養的愛婿。所以拒絕了女兒的要求。但唐玫瑰不肯罷休，一個勁兒地糾纏。爲了表示自己的決心，竟跑到北京郊外的白雲庵，叫人通知她父親，並恐嚇說：「不得了啦！玫瑰小姐就在最近擇期落髮了。」唐紹儀不爲所動，也不理睬。女兒見此計不成，只好從白雲庵回來，又生一計，這一招可絕透了。讓人通知她父親說，如果再不答應，她只好到北京前門外八大胡同娼妓館去做生意，並且掛上現任國務總理女兒玫瑰小姐的招牌，以招來嫖客，這一絕招，的確把唐紹儀嚇壞了，他馬上把自己的女兒找回來，答應她的一切要求。

以總理的權勢，要干涉兒女親事，豈不是易如反掌。他打了一封電報，給淞滬護軍使何豐林，這個官職相當於現在警備區總司令。叫他負責辦理顧維鈞退婚一事，何豐林是武林出身的老粗，接到國務總理的命令，哪敢怠慢！親自帶了百名士兵，跑進張公館，找到張衡山，逼迫他立刻寫退婚書。張衡山向來不畏強暴，憤然地對何豐林說：「顧維鈞忘恩負義，不是東西，我當然不會讓他做我的女婿。退婚可以，但我不能在你們大軍包圍我的住宅威逼下退婚。」何豐林拍桌大聲地喊道：「我是奉上級命令而來，你

不退婚，我公事上怎麼交代？我官做不成，非和你拚命不可！」這時，張衡山的小姐一好，交給何豐林，何豐林高興地把它收藏好便向唐紹儀交差去了。張衡山長嘆一聲道：「我只會看相，卻不會看心！」不久便鬱鬱不樂而死。張小姐從此也萬念俱灰，在陸家嘴觀音堂落髮爲尼。一九三三年，顧維鈞出任國民政府外交部長，在上海得知張小姐生活清苦，不免天良發現，特地寫了一封懺悔信，並附送一筆五萬元的款子，派人送到觀音堂。但張小姐浩氣凜然不爲所動，將信及錢款原封退回。她修身養性的功夫，已經達到了不動凡心的地步。一個是堂堂外交部長，是威震四方的大人物；一個是平凡女子，是微不足道的小人物，但在正義面前，誰的品格高，也就不言自明了。

張小姐既然落了髮，唐小姐自不必落髮。她也不必去八大胡同了。何豐林派專人把退婚書送到北京，不到一個月，顧維鈞和玫瑰小姐二人便在北京飯店舉行規模盛大的結婚典禮。這真是郎貌女勢，不知羨煞了多少青年男女。從此顧維鈞在北洋政府中的政治地位，如日中天了，那管栽培他的張衡山父女的死活。不久顧被派往倫敦任中國駐英公使去了。顧維鈞帶著他的新婚夫人玫瑰小姐，在倫敦的交際場所，出盡了風頭，可惜好景不

長，這位新婚夫人，也許是因爲交際過多，力不從心，以致精力耗盡，沒有多久就離開人間了。

星相家占卜一鎊緣

顧維鈞在倫敦外交界不僅是名流，也是位風流人物，妻亡沒有多久，他就和倫敦華僑糖商黃氏的女兒熱戀上了，很快發展到形影不離的地步。黃氏乃倫敦華僑首富，死時遺產有五百多萬鎊，這些財產只有這一個獨生女兒來繼承，其富有可想而知。黃惠蘭小姐長得不算漂亮，但華美的衣著和貴重的首飾，把她打扮成一位雍容華貴的人物，使任何高貴男人見了都要動心。她也結過婚，結婚不久配偶也死了，亡夫是英國一位爵士。當時正值顧維鈞喪偶，正是她追求的絕好機會。早在玫瑰小姐未死之前，她已新寡，對顧維鈞傾心已久；據說她日夜祈禱玫瑰小姐早日夭亡，真是天從人願，她便狂熱地追起顧維鈞來了。那時顧還年輕，雖羨慕她的豪富，但不滿意她的容貌，在相處一段時間以後，黃小姐等得不耐煩了，生怕顧維鈞爲旁人奪去，有一天晚上，顧維鈞和黃小姐單獨在一起，她坦誠地對顧說：「我金錢的力量，可以保證你事業上的成功，我們開始合作吧。」顧維鈞對這個女人，總有些猶疑，但未拒絕，也未答應，他一時也決定不了。在萬分無奈之際，他在第二天去找一個倫敦有名的星相家，出了一個英鎊，占卜這門親

事的未來，占卜結果，認為大吉大利，良緣天成。顧維鈞這才下了決心，二人終於在倫敦結了婚，當時人們叫做「一磅緣」。這位顧老太太畢生陪伴顧維鈞，顧亡她仍健在，家住紐約曼哈頓區豪華公寓裡，她可說是福壽雙全了。

任袁世凱的傳譯官

顧維鈞付出一磅錢算命，卻收進了五百萬磅隨嫁錢，依靠這一筆金錢力量，無往而不勝。回國後，他很快地升任外交總長。北京政局此起彼落，而顧在各方面都有關係，對失敗者，顧給予接濟，為暫時失敗者在未來上台鋪平道路。台上台下他都照顧到，使他更紅起來。沒有幾年顧維鈞組內閣，事先有人問章士釗說：「顧少川要組閣，你看能成爲事實嗎？」章士釗很痛快地回答說：「以顧夫人的多金，少川要當總統也不難，豈止一個國務總理！」這話說了沒多久，顧維鈞果然組成了內閣。

北洋政府垮台以後，顧維鈞因和某人的私人恩怨遭到國民政府的通緝，不得不逃往國外，在國外他寄居了很久，本可以從此過隱居生活了，但他自信以他的才具，必會重獲重用，他叫夫人回國活動。起初宋子文夫婦不理睬。據說，後來還是顧夫人奔走有方，終於獲得宋氏夫婦的歡心，不久顧維鈞回國，投身外交界，卒成熠熠巨星。

民國元年（一九一二年）學成歸國的顧

維鈞，由唐紹儀介紹初任大總統袁世凱的英文秘書，官銜僅是外交部的三等秘書，後來升爲參事，當時袁世凱的左右多半是滿清遺老或日本通，對國際大勢和歐美西方國家認識不清，加之外交總長陸徵祥領導懦弱，外交部暮氣沉沉。袁世凱接見外國使節或外賓，都由顧維鈞安排引見及傳譯，當年外國使節要見袁世凱，都要找顧氏先行安排，只有日本使節以顧維鈞親美，另和「日本通」勾搭，他見此情形，已預感他日喪權辱國必出此輩之手，因爲當時日本對中國覬覦已久，以威脅利誘運用「日本通」，這些人又都是利慾薰心之輩，豈能不受其誘惑？不幸顧維鈞的顧慮，後來事實證明完全正確，可見他的洞燭機先。

對於替總統袁世凱傳譯，他也不同於一般外交官，他在翻譯對話時，常常臨時或事後加上自己的意見，他曾對人說：「翻譯官如不用頭腦就等於一部機器。翻譯官更需精通外國語文，反應敏銳，才不至出紕漏。至於做一個好外交官也不是只靠外文好，要有真才實學。練武術的花拳繡腿，看起來好看，一旦與有真功夫的行家較量，必敗無疑。」就是因爲他有意見，而且見解精闢，使袁世凱對他刮目相看，視爲自己的心腹。民國二年，袁世凱密謀恢復帝制，自加黃袍，惟恐美國反對，欲派一位得力人士出任駐美公使，屬意顧維鈞，但因他年僅廿八歲，資歷太淺，只好發表爲駐墨西哥大使，再轉任駐

美公使。顧氏以留美學生回國，僅隔四年即成了駐美公使，使美國朝野及駐美外交團體同感驚異。

巴黎和會語驚四座

不過受過民主洗禮的顧維鈞內心反對帝制，因受知於袁世凱，在國內不便公開表示，亦不能向美國人表達心聲，只好婉轉表達。日本使節以顧維鈞親美，另和「日本通」勾搭，他見此情形，已預感他日喪權辱國必出此輩之手，因爲當時日本對中國覬覦已久，以威脅利誘運用「日本通」，這些人又都是利慾薰心之輩，豈能不受其誘惑？不幸顧維鈞的顧慮，後來事實證明完全正確，可見他的洞燭機先。

對於替總統袁世凱傳譯，他也不同於一般外交官，他在翻譯對話時，常常臨時或事後加上自己的意見，他曾對人說：「翻譯官如不用頭腦就等於一部機器。翻譯官更需精通外國語文，反應敏銳，才不至出紕漏。至於做一個好外交官也不是只靠外文好，要有真才實學。練武術的花拳繡腿，看起來好看，一旦與有真功夫的行家較量，必敗無疑。」就是因爲他有意見，而且見解精闢，使袁世凱對他刮目相看，視爲自己的心腹。民國二年，袁世凱密謀恢復帝制，自加黃袍，惟恐美國反對，欲派一位得力人士出任駐美公使，屬意顧維鈞，但因他年僅廿八歲，資歷太淺，只好發表爲駐墨西哥大使，再轉任駐

顧維鈞以全權代表赴美出席。會議中他提案上簽字，另以簽字對奧和約取得加入國際聯盟資格。

一九二一年，美國召開華盛頓會議，顧

中關稅自主、取消領事裁判權及收回租界地爲外主，並重提廿一條。會議結果雖距中國方期望尚遠，但通過尊重領土行政之完整，召開關稅會議及派遣法權調查團，承認中國保留廿一條異日解決之權，總算比巴黎和會較有具體之收穫。一九二二年，顧維鈞奉調回國，出任外交總長，並先後出任財政總長、國務總理，一度攝行大總統職權。四十初度時，羣僚爲他祝壽，外交部吳姓科長賀以壽聯：「人間勝事今全得，海內聲華盡在身。」可爲顧維鈞當年位望寫照。

在北京時，顧維鈞住在北平城內鐵獅子胡同，庭園廣袤，前後五進，跨院東西各四，住房五十多間。據傳此宅爲吳三桂藏陳圓圓之金屋。宅大僕亦多，食指浩繁，兼之交遊廣闊，車馬盈門，每月開銷鉅萬。幸有妻子黃蕙蘭及外家出資彌補支應，始渡難關。

卓越貢獻功在國家

北伐成功後，顧維鈞因北洋高官的身分遭冷落，不得已隱居巴黎，直到一九三一年（民國廿年）「九一八」事變，日寇侵華陰謀畢露，中國國際處境險惡，國民政府乃徵召顧維鈞爲國效命。次年「一二八」事變，國聯派調查團來華，由李頓爵士主持。顧維鈞與日本古田伊三郎各以襄助員名義同往東北，實際上爲中國代表。東北之行危機四伏，敵人監視甚嚴，掩藏真相，製造偽證，調查團行動極受限制。顧氏從容與李頓周旋，

誌雜文
奇傳姻婚鈞維顧

建立私人友誼，得其信任，影響李頓報告，予敵人打擊。嗣後顧歷任外交部長、駐法大使、駐英大使，出席國聯及軍縮會議代表等要職。李頓回國後曾以英國純毛衣料寄贈給他，顧氏以湘繡回贈，友誼維繫多年不絕。

「九一八」事變後，中國與日本在國際聯盟展開外交戰。顧維鈞奉命使法，主要任務爲就近出席國聯大會，控訴日本，爭取歐洲友邦。

顧氏使法尚有一小插曲。中國政府向法政府徵求同意時，法外部見其名惠靈頓（Wellington），極爲刺目，當年在滑鐵盧打敗拿破崙的正是英國惠靈頓公爵。及至看到他輝煌的資歷，又不得不予同意。顧維鈞到任後呈遞國書時，法國總統勒布恒（Albert Lebrun）致答詞，有「貴公使資深望重，國際知名」的字句，足見他享譽之隆。

顧維鈞在外交場合極注意服裝，什麼場合穿什麼服裝，有一定規格。吃過中餐所穿的衣服，外出時必須換掉，外交官服裝，在美國比較隨便，在歐洲尤其是在英、法，則十分考究。顧氏中年後穿一種男用束胸，以免腹部凸出，有損儀表。顧氏走路舉步穩重，行走有節奏，外交界同仁戲稱爲「臺步」。

顧維鈞在外事場景中，對宴客他更鄭重其事，何人作主客，何人作陪客，席位如何安排，何人坐何人身旁，何人爲單身男客配單身女客，都要事前研究。菜單必親自核定，酒類必須精選。中餐依照中國習俗，可以用中國酒，但餐桌上不能

用烈酒，有時亦用洋酒。西餐在大宴會時需七種酒：飯前開胃酒、進餐時紅、白葡萄酒各二種、香檳、飯後酒。酒單亦由他核定，有時認爲某年份葡萄稍澀，改用另一年份甜酒。在法國餐館，有專管酒的侍役，常問客人要哪一年的酒，對酒無研究的客人瞠目不知所對。顧氏遇侍役問時常說：「你介紹一種看。」侍役當然如背書一樣，說出各年份的酒。然後說：「都不要，我要一九二三年布爾根（Bourgogne）白葡萄酒，必須是某某酒窖儲藏的。」侍役知道遇到行家，唯唯而退。

一九三七年，顧維鈞在比京布魯塞爾九國會議控訴日本，會中通過譴責日本宣言，在國聯大會他與日本代表芳澤謙吉舌戰，芳澤曾任駐華大使，自命「中國通」。顧氏使法時，芳澤爲日本駐法大使，他英法文都會說，大會中記者們手持記事簿久不下筆，因芳澤所說法文，係日文腔調，無人能懂。日本駐法大使館有宣傳費鉅款，以五萬法郎（當時合美金一千二百元，現值一萬元）報酬給巴黎時報記者寫一篇爲日本及僞滿洲國的社論，每週一篇。而中國無此項經費，全賴顧氏口誅筆伐，孤軍奮鬥，其苦可知。

第一次世界大戰時法京巴黎淪陷，顧維鈞隨法政府移節維希，後調任駐英大使，以首席代表出席敦巴頓橡園會議，共商戰後國際組織問題。當年參加巴黎和會之舊人已寥寥無幾。顧氏以斬輪老手，在會議中詳徵博

引，舉足輕重。二次大戰後顧維鈞以全權代表出席舊金山聯合國成立會議及第一屆大會，對起草憲章，維護世界和平，解決國際糾紛，有卓越之貢獻，一九四六年又出任駐美大使，在大陸淪陷政府播遷風雨飄搖之際，爭取美國朝野之同情與支援，功在國家。

一 中國中央研究院。顧氏晚年與黃蕙蘭仳離，卷計一萬一千頁，皇皇巨著，等於中國半世紀外交信史。原件存哥倫比亞大學，複件存

九五六年顧氏由聯合國推選，出任國際法庭法官，一度出任副庭長，在任十年。退休後顧維鈞僑居紐約，口述回憶錄八卷，為故駐馬尼拉總領事楊光泩之遺孀。楊氏於日軍攻陷馬尼拉時被俘不屈，壯烈成仁，已入祀忠烈祠。嚴女士溫柔賢淑，與顧維鈞結婚後對他照顧無微不至。顧氏克享遐齡，嚴女士之功不可沒。

中外名人傳稿約

本社應讀者要求及作家建議，自三三八期起增闢「中外名人傳」專欄，除聘請編輯委員執筆撰寫外，歡迎國內外讀者惠賜大作，稿約如下：

- ①中外名人傳每篇撰寫一人，字數每篇以不超過兩千字為限。傳文內容務必註明國別、出生地、生卒年月、重要學經歷、主要事功及成就、著述、特殊事跡、文字力求簡潔流暢，以通俗易解之白話文為限，對傳主直稱其名，單名連名帶姓不稱公、稱老、稱先生、不空格、不抬頭，以突破時空限制。
- ②文稿請自行影印留底，如不採用恕不奉復亦不退稿。
- ③「中外名人傳」以現代人物對世界、人類社會有貢獻、有影響者為限，不論在朝在野，各行各業，均所歡迎，文末請註明參考資料，以便查對考正。摘錄他人著作、推薦名人小傳須經徵得作者同意。
- ④來稿一經採用，出版後將酌送稿酬或贈送本社及附屬出版機構書刊。
- ⑤惠稿請寄台北市龍江路一〇八號三樓中外雜誌社「中外名人傳」編輯部收。